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译者翻译策略分析

——以《红楼梦》中的传统文化要素翻译为例

刘月琴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 勒菲弗尔以其著名的“改写”论和控制改写的“三要素”论改变了学界对翻译和翻译学的看法。勒菲弗尔认为, 翻译即改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 因为它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 诗学(poetics), 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本文拟以霍克斯, 杨宪益两个英译本, 伊藤漱平的日译本, 三个版本的译文为研究对象, 考察三个译本中对传统文化要素的翻译处理方式, 从改写视角分析上述三种因素对翻译策略的操控作用。

关键词: 红楼梦英译; 红楼梦日译; 改写理论;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改写理论概述

自 20 世纪以来, 翻译事业蓬勃发展, 各翻译流派相辅相争, 各显其能。在此期间, 翻译领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翻译理论家。早期, 翻译理论一直停留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逐字逐句的功能对等。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翻译理论世界中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态势, 一些翻译家开始试图打破翻译的美学和语言学模式, 并将其升华为一种对于此类模式的深层次反思。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 我们应从语言学翻译理论中抽离出来, 并转而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认识到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及制约。因此, 改写理论应运而生。勒菲弗尔认为, 文学系统是社会文化这一综合系统的一部分, 影响和操纵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位置的不仅有系统内的因素, 也包括系统之外的因素(Lefevere, 1992)。因此改写理论也被称为操控理论。改写理论包含三个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要素: 意识形态、赞助者和诗学。

意识形态关注的是这个社会应该是怎样的, 勒菲弗尔指出,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译者作用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 是影响她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任何译者都无法回避他个人的意识形态, 同时个人又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 意识形态可以是社会的, 上层的, 即社会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观念, 即个体意识形态, 而个体意识形态又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时候, 很难摆脱社会和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显而易见地展现在文本中, 有的则潜移默化, 需要深入挖掘。意识形态决定了文本主题的选择和描述的形式。

赞助人概念包括“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 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 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 也可以是个人势力。赞助人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 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 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学则关注的是文学本身应是什么样的, 它决定了文学作品在整个社会体系里应有什么作用及价值。勒菲弗尔将诗学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别称, 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文学手法、文学范式、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节与象征, 将这一点引申到翻译研究里, 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可以划归到这一方面; 二是在社会系统中, 文学起到什么作用, 或者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这对社会系统相关主题的选择起作用赞助者则是指政府、出版

社、媒体等对于文学作品的原作者及译者的操控。它决定了翻译的背景，目的及策略，致力于译者应尽可能满足赞助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期待与关注。

上述的三个要素相辅相成，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操纵着译者的翻译即改写活动。

2. 译本背景介绍

霍克斯是世界闻名的汉学大师，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造诣。作为英国人，他又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1948年，26岁的霍克斯来到中国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并在北京完婚，于1951年归国。回国之后，霍克斯继续从事相关研究，8年后发表了《楚辞》英文版。与此同时，在中国同事吴世昌的鼓励下，霍克斯开始着手准备《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国最经典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有的只是零碎的节选本，并且大量的错误充斥其间。1970年，霍克斯抓住了和世界最大出版社之一——企鹅出版社合作的机会，全面启动了《红楼梦》120回的全本翻译工作。因为翻译工作量巨大，霍克斯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经过十年的时间，霍克斯完成了前八十回，并陆续出版了《红楼梦》英文版的分册。最后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完成。由此，西方世界第一部全本120回的《红楼梦》便诞生了。

求学于牛津大学的杨宪益，回国之后担任光华大学英文教授。1951年，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英国籍中国化学家）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主要负责中文外译，对外宣传的工作）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与此同时，杨宪益与夫人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儒林外史》，《聊斋选》等多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此背景之下，杨戴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期间因为政治原因曾一度中断，最后终于于1974年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中国人译的《红楼梦》英译本。

伊藤漱平酷爱《红楼梦》，曾以“红楼梦”为室名，并自号“红楼梦主”，晚年更是作诗《华甲有感》，抒发自己四十年治红之感。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对中国红学新成果的关注，以及对日本红学动态的把握，都为他翻译《红楼梦》全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至1960年，伊藤译成《红楼梦》并由平凡社出版，其后陆续修订三次，为《红楼梦》在日本的译介以及中日红学的接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 译文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意义范围涵盖非常之广，篇幅所限，下文将以中医，中国建筑，茶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古诗的翻译为代表，分析考察三个译本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3.1 中医术语

《红楼梦》中的药方剂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集中体现，要想准确翻译这些术语，需要具备丰富的中医医学知识。第二十八回王夫人和宝玉在讨论黛玉的药方时，有如下对话：

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六味地黄丸。”

“Eight Gem Motherwort Pills?” said Bao-yu. “Zhang’s Dextrals? Zhang’s Sinistrals? If it wasn’t any of them, it was probably Dr Cui’s Adenophora Kidney Pills.” (霍译)

“Eight-treasure-leonurus pills then? Left restorative? Right restorative? Or, failing that, six-flavour- digitalis pills?” (杨译)

宝玉が、「では、八珍益母丸。左帰、右帰（いずれも血気を調える丸薬）、……さもなければ、六味地黄丸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すね。」（伊藤译）

“八珍益母丸”中的“八珍”是指以益母草为主要成分的八种药材。霍将其译为“Eight Gem Motherwort Pills”，其中的“eight gems”指的是八种宝石，与药方的实际内涵稍有差异。但是在这里，因为西方对宝石一般都持有一种珍贵的固有印象，因此更利于西方读者理解该药方的重要性。而杨则将其译作“Eight-treasure-leonurus pills”，英汉一一对应，体现了此方剂的主要成分。

“左归丸”和“右归丸”均出自我国明代张介宾医生编纂的《景岳全书》，霍克斯在这里采用增译法翻译为“Zhang’s Dextrals”与“Zhang’s Sinistrals”，并在译本中添加注释，帮助英语国家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两种中药方剂的来历，很好地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杨译把“左归丸”和“右归丸”翻译为“left restorative、Right restorative”强调这两个药方对人体不同部位的修复功能。而伊藤的日译本对于这些药方名称，采取的都是直接移用汉字，加上训读并注解不同药方不同功能的译法。

除了上述药方名词的翻译，还有中医诊断手法的翻译：

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数，凝神细诊了半刻功夫。

The doctor stretched out his hand and laid it on her rightwrist, then, having first regulated his ownbreathing in order to beable to count the rate, he felt the pulse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forthe space of several minutes. (霍译)

The doctor first took the pulse of the right wrist ,feeling it carefully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before he turned to the left wrist. (杨译)

先生はやおら手を伸ばして秦氏の右手の脈ところを押さえると、呼吸を調べて脈搏をかぞえ、精神を集中して仔細に診察を続けます。だいぶしてからこんどは左手に換えてまた同様に診察し、脈診が済みます……（伊藤译）

在中医界内，一个呼吸过程称作“息”，“调息”指的是医生利用自己的息来计算病人的心跳。霍克斯和伊藤在翻译时，均采用增译的方法，不仅译出了其字面调节自己的呼吸的意义，而且还提供了该手段能够计算病人心跳速率的信息。这些附加信息无疑可以让没有任何中医相关背景知识的母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了这种诊断方法。而杨的译文则直接将“调息”与后面的“凝神细诊”糅合在一起，将整个过程略译为“feel”（即感受，感觉）。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英文译本中，对比霍克斯灵活处理的译法，杨的译文更为生硬，霍力求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而杨更注重保留源语文化元素。至于伊藤的日译本，因为两国语言都使用汉字的原因，专有名词等也基本上是照搬汉字，再添加注释便于读者理解。

3.2 建筑文化

《红楼梦》中涉及数百个建筑名称，它们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不仅要通达名中的建筑类型，还需要保留其中的文化意象。我们来看下表中的例子：

	霍译	杨译	伊藤译
登仙阁	Ascension Pavilion	Pavilion of Attained Immortality	登仙閣
地藏庵	Covent of the Saviour King	Ksitigarbha Nunnery	地藏庵

怡红院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Happy Red Court	怡紅院
-----	-------------------------	-----------------	-----

中国道家一贯信奉长生不老，认为人获得永生后即能得道升仙，登仙阁（秦可卿死后的停灵处）作为灵堂，也寄托着人死后希望能成仙的愿望。杨译本中登仙阁被直译为“Pavilion of Attained Immortality”（获得永生的楼阁），作为信奉道教的中国读者，自然十分熟悉其直译的意思。但是西方读者并不信奉长生不老得道升仙，在他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相通的文化意象。与此对应的，他们信奉的是上帝，认为人死后一般灵魂会上天堂，去到一个乌托邦式的极乐世界。在霍译本中，“登仙阁”被意译为“Ascension Pavilion”（升天的楼阁）。因为在西方世界，并没有人死后羽化成仙的说法，只有灵魂上天堂的说法，这样的归化翻译更有利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

同样地，地藏庵中的地藏即幽冥教主地藏菩萨，是佛教中掌管阴间的菩萨，为旧时的人们所信仰。杨译本中的地藏庵被直译为“Ksitigarbha Nunnery”，即地藏菩萨的梵语名，在尊崇佛教的东方国家，也许大部分人都比较熟悉地藏菩萨这一意象。然而，对于主要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西方国家读者而言，难免会对地藏菩萨的文化意象感到陌生，也比较难以理解其在佛教文化中的地位。不过，杨译本保留了佛教的文化意象，当外国读者对此翻译困惑不解时，也许会进一步了解“Ksitigarbha Nunnery”这一佛教意象，由此有助于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在霍译中，地藏庵被意译为“Covent of the Saviour King（救世主修道院）”。霍克斯使用归化法将地藏意译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救世主，将佛教中的“庵”译为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修道院”。虽然与原文意义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词的译法实现了东西方两个文化语境上的功能对等，更有利于目的语读者群体了解地藏菩萨在中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以及了解到地藏菩萨在佛教所处的地位。

“怡红”一词来源于贾宝玉作的一首诗，“红”原本指的是院中开的一树西府海棠，又叫“女儿棠”，因此意指大观园中的众多女性。在《红楼梦》中，怡红院为贾宝玉的住所，“怡红”一词一方面代指贾宝玉怜香惜玉，儿女情长的性格，另一方面，“红”字在中国文化通常是喜庆，红红火火的意思，《红楼梦》中它也指代美好且轰轰烈烈的爱情。杨译本中“怡红院”被直译成“Happy Red Court”，杨译本对“怡红”的直译不仅用“happy”一词表达出了源语的深层含义，而且将“红直接译为“red”，保留了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情结。在中国文化里，“红”可以象征女子，还具有吉祥和喜庆之意和在这部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深刻意义。但是西方文化中红色往往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到暴力，血腥和愤怒。杨译却坚持将“中国红”的文化象征传输给西方读者，保持了中国情调。反之，霍克斯选用了西方文化中代表有繁荣，希望，快乐和钱财之意的“green”来代替“red”，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接受，也正表达了使人愉快之意。另外，关于建筑类型即“院”一词的翻译，两个英译版本也各有不同。杨译本为直译过来表示庭院之意的“court”，但是在英语中“court”一般表示的是房屋前后的露天空地，与宝玉居住的房屋明显不符，这样很容易让目的语读者产生误解。而霍将其译“house”，即人可以居住的房屋，更有利于西方读者的接受。另外，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伊藤的日译本对这些建筑名称全部都是直接取其汉字，究其原因见第四节结论部分，在此便不赘述。

3.3 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历史十分悠久，发展至今有数千年的历史，清朝的发展尤为繁盛。《红楼梦》的诞生集合了千年来茶文化的精髓，也有许多丰富的描述。如下表：

	霍译	杨译	伊藤译
千红一窟	Maiden's Tears	Thousand Red Flower in One Cavern	千紅一窟「一窟の窟は哭(泣く)と通わせたもの」
盖碗	a covered cup	a covered bowl	蓋つき茶碗
陈年雨水	stored rain-water	last year's rain-water	昨年来寝かせておきました天水

“千红一窟”作为茶名，具有独特的双重含义。该茶的烹制过程十分复杂，需要利用到仙草百花上带有的露汁，故称“千红”。“千红”二字在红楼梦中可以指代贾府中的女性人物，而另一方面，“窟”字又与“哭”字的音相同，暗指贾府中的女性未来的悲惨命运。杨将“千红一窟”翻译为“Thousand Red Flower in One Cavern”，英汉语词一一对应。可以解释为：一个山洞当中有上千支红花，此处“千红一窟”译文虽意象美好，但未能完全表达原文内涵。而霍克斯将“千红一窟”翻译为：“Maiden's Tears”（少女的眼泪），一方面表达出原作中对贾府女性未来悲惨命运的哀悼，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少女是纯洁和楚楚可怜的具象化，这一译名又给《红楼梦》的主题增添了一种凄美的悲剧色彩。霍从从内涵的角度传递了“千红一窟”的主要意义，有利于让外国读者更加精确的了解文章中的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伊藤的日译本依然是移用原文的汉字，再对其暗含的意义进行注释。

茶具中的盖碗形似碗状，但是兼有盖茶水和盛茶水的功能。杨译为“a covered bowl”，属于直译。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一般不用“碗”盛茶水，而是更精致的“杯子”，因此霍克斯则选择了“a covered cup”。两种译文的差异也是源语与目的语，译者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而成。

在“拢翠庵品茶”一节中，贾母询问妙玉泡茶使用的是什么水，然后妙玉回答其是陈年雨水泡制而成。杨和伊藤皆将陈年雨水译为译为去年的雨水“last year's rain-water”和“昨年来寝かせておきました天水”，而霍克斯翻译为“stored rain-water”，意思是储藏的雨水，虽然翻译得不够十分准确，但“去年的水”会让西方读者茫然不知所解：为何非去年的雨水不可？因此霍的翻译依然采取了靠近目的语文化的归化策略。

3.4 中国传统诗歌

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一部分，无论是在韵律，歌型还是意象美方面，都具有特色，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又因为英日汉三种语言差异以及文学规范，基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对等。因为篇幅所限，下面就《好了歌》的诗型翻译为例稍作分析：

原文：

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霍克斯译：

Won-Done Song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riches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Each day they 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
When they've enough, it's goodnight every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loving wives they won't have done.
The darlings every day protest their love:
But once you're dead,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childre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Yet though of parents fond there is no lack,
Of grateful children saw I ne'er a one.

杨译：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 each a 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silver and gold they prize
And grub for money all their lives
Till death seals up their eye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dote on the wives they've wed,
 Who swear to love their husband ever more
 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with getting sons won't have done.
 Although fond parents are legion,
 Who ever saw a really filial son?

伊藤译:

『にはとはづくし』

たれも成りたや 仙人さまには さりとて出世も 捨てきれぬとは
 大臣に大将 いずこへ失せたか 草ぼうぼうの 塚荒れほうだい
 たれも成りたや 仙人さまには さりとて金銀（たから）も 捨てきれぬとは
 朝から晩まで たりぬたりぬで たりた頃には その眼が閉じる
 たれも成りたや 仙人さまには さりとて女房も 捨てきれぬとは
 生あるうちこそ 情の見せ場よ 死んだが切れ目 尻をば見せる
 たれも成りたや 仙人さまには さりとて孫子も 捨てきれぬとは
 親馬鹿殿なら 掃くほどあれど 孝行息子のやれ 顔見たきもの

《好了歌》原文是七言律诗，以韵母“ao”为韵尾，读起来朗朗上口。霍杨的英译诗歌都遵从英文诗歌规范，将整首诗分为四个诗节，每个诗节都译成中规中矩的四个音步。韵律方面两个译本也分别采用了不同的韵尾，使诗歌押韵，除此之外也都通过排列音步中的重读音和非重读音，保留了英文诗歌格律抑扬有律的特色，但是限于英文诗歌的规范，两首译歌都不能完美体现出原文诗歌的对仗美。伊藤的译文虽然也分为四节，每节以“には”和“とは”结尾，但是在押韵上并不规整。因为日本的传统诗歌如和歌，其音律美基本是通过“五七五七七”这种规律的音节拍数达到的，押韵并不是主要体现（宋丹，2018：263）。在这，伊藤的译文每个断句都是七个音拍，应是为了尊重原文的“七言”这一歌型。

4、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对比霍与杨的两个英译本，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翻译中有如下差别：文化意象的翻译中，霍大多选择将原文转换和意译成英语文化语境中的要素，迎合的是英语国家社会即译者本身所属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杨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特色，将原文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两个译本这方面策略的差异说是译者所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所操纵的结果也不为过。前者主要为了译者更好接受，而后者坚持保留原文特色，不仅是源语社会也是属于源语国的译者本人在对外宣传同时，坚持文化自信的体现。

其次，霍译本大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杨主要注重异化。溯其根源，我们可以对比两个译本实现背后的赞助人：霍译本由世界最大出版社之一企鹅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之所以选择与霍克斯合作，原因之一是当时还没有出现全译本的英译《红楼梦》。更直白点说，是由于与译者的利益关系才达成共识，因此为了盈利，出版社必定力求读者群体的宽泛。因此尽量采用归化的策略，让译文更加通俗易懂迎合读者口味是不二之选。而杨译本由当时主管中国文学外译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和推广中国文学，或许也有政治原因，在推广的同时也必须凸显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因而更多的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因此，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纵可见一斑。

再次，从诗歌的翻译我们也可以看出，因为语言与各语言文学形式与规范的差异，在翻译的时候不得不受到限制。因此不同语言的诗学观念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从《红楼梦》不同语种以及不同译者身份对其中传统文化要素的翻译处理来看，意识形态，翻译活动的赞助者以及各国文学系统中不同的诗学都是操纵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对译文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具有重要影响，而这或许能为译者的“改写”以及翻译研究者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 [1] Iefevere, Andre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 [2] モナ. バイカー. 翻訳研究のキーワード[M]. 研究社, 2013.
- [3]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 [4] 赵薇. 《红楼梦》翻译中的改写和操纵[D]. 苏州大学, 2016.
- [5] 马哲文. 从改写理论解读霍克斯版《红楼梦》英译本[D].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 [6] 章海淳, 韩松. 《红楼梦》英译本中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应用——以《红楼梦》中建筑文化翻译为例[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04): 92-95.
- [7] 张敬. 从霍译《红楼梦》看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改写中的表现[J]. 中国外语, 2009, 6(04): 98-101.
- [8] 邱爽. 从目的论视角探析《红楼梦》霍译本中术语的翻译策略[J]. 海外英语, 2020(01): 146-147.
- [9] 龚吉惠. 中国元素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的翻译对比分析[C]. .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第七卷). : 四川西部文献编译研究中心, 2018: 386-388.
- [10] 陈瑞玲. 从红楼梦诗词英译看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以霍克思英译《咏白海棠》为例[J]. 现代语文, 2018(02): 91-94.
- [11] 宋丹. 井波陵一《红楼梦》日译策略刍议[J]. 红楼梦学刊, 2018(04): 240-264.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writing theory**
——**Centering o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ue-qin Li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I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efebvre changed the academic world's view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logy with his famous theory of rewriting and the "three elements" that control rewriting. Lefebvre believes that translation is rewriting. Translation can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original work because it is constantly conditioned by three factors: poetic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This paper takes Hawkes' and Yang's two English versions, as well as the Japanese version by ITO Shuhei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re translated in the three versions, and to analyze the manipulation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factor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Keywords: *Dream of Red Mansions*; English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 The Rewriting 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刘月琴(1998-),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在读。